

崛起的阵痛

SINCE YESTERDAY

The 1930s in America

危机岁月

[美] 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 高国伟◎译

股市的崩溃，意味着人们对于投资的信心没有了，人们的财富转瞬消失，
所以，投资和消费都开始下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SINCE YESTERDAY

崛起的阵痛

危机岁月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崛起的阵痛：危机岁月 / 【美】艾伦著；高国伟译. — 北京：京华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502-0158-3

I. ①崛… II. ①艾… ②高… III. ①经济危机-研究-美国 IV. ①F1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34025号

崛起的阵痛：危机岁月

作 者：【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

选题策划：袁开春

责任编辑：徐秀琴

封面设计：郭 鹏

版式设计：岳菲菲

责任校对：蒋玉洁 杨 帆

京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2层 100011)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22千字 690毫米×980毫米 1/16 18印张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158-3

定价：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3670228

第1章 序曲：1929年9月3日 1

如果时光重回到1929年9月3日，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在那天做了些什么？

我想，除非你拥有非凡的记忆力，否则多半会想不起什么了吧。

第2章 繁荣不再 21

事实上，在1929年9月3日之后，股市出现了急转直下、汹涌上涨、再次下降三部曲，只可惜再次下降之后就涨不起来了。当9月结束的时候，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路下跌，而且越来越低。

第3章 下跌，下跌，下跌 41

金融恐慌已经过去20个月了，时间来到了1931年6月。

欧仁妮的帽子广告开始展示在百货公司，预示着一场狂热却短暂的流行时尚即将到来。

第4章 政府的改变 69

富兰克林·D·罗斯福欣然伸出了自己的双手，牢牢将拯救美国的重任抓在了手中。

1932年6月初，一次所谓的全国大会在共和党人保守派的全面控制之下召开了，沉闷的气氛由始至终笼罩着整个会议过程。

第5章 新政蜜月 93

1933年3月4日，这天是星期六。
就职典礼正在进行，打开收音机吧。
今天的空气中流动着一丝紧张——这应该是一种庄重感和期盼感。

第6章 风气变了 115

社会变革是一个连续的、极其复杂的过程。
仅仅把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道德习俗进行比较，肯定太过单调，甚至有些自以为是。

第7章 改革就能复兴？ 141

1933年最后的几个月，新政蜜月在一连串的烦恼、失望和争执中结束了，但并不突然（像很多痴迷于结婚的人那样）。

第8章 被吹走的农场 167

1933年的休战纪念日，一场史无前例的沙尘暴横扫了南达科他州。

快到中午的时候，一阵透着寒气的大风刮过，天地都变了颜色，漆黑一片。

第9章 乐观赢得胜利 183

此时，伴舞乐队正在演奏那首人们所熟悉的《音乐旋转不息》（*The Music Goes Round and Round*），如果你没有听完这首旋律优美的曲子，就不可能转动收音机的旋钮。

第10章 穿越最黑暗的美国 211

如果你在1925年前后去参加纽约市的一场鸡尾酒会，会发现参加这种酒会的都是些作家、批评家、艺术家、音乐家和专业人士，他们对艺术中的最新观念和最新趋势感兴趣。

第11章 摩擦与衰退 235

国会大厦门前，冰凉的雨水不停地抽打着早已浑身湿漉漉的人群。富兰克林·D·罗斯福没有任何遮挡，站在这凄风冷雨中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是他的第二个任期。

第12章 战争的阴霾 261

第九播音室是一间像普通人家的客厅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面摆放着三张桌子，还有一张旧军用帆布床，床上有一床军用毛毯，每张桌子上面有一个麦克风。

1

如果时光重回到1929年9月3日，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在那天做了些什么？

我想，除非你拥有非凡的记忆力，否则多半会想不起什么了吧。

那好，现在就让我来勾起你的回忆，我们一起重回1929年9月3日这一天。我知道你肯定要问为什么是这一天，首先，想要理解美国人的生活在1930年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必须回想在这一时期开始之前——也就是在导致了大萧条的那场金融恐慌出现之前——整个社会大环境是什么样子。而要做这件事情，最直接、简便的办法就是回忆自己生活在1929年某一天的情景：瞧瞧身边的环境，听听人们在谈论些什么；扫一眼当时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打探一下人们正在关注的、设想的、以及期待的都是些什么。是的，我们需要带着今天的眼睛、耳朵、甚至于价值观体系去审视当年的一切。

其次，我们之所以会选定1929年9月3日作为重访的日子，是因为大牛市正是在这一天达到了顶点：道琼斯指数在经过了一路猛烈的狂奔之后，终于在1929年9月3日创下了它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因此，如果说有哪个日子足以代表1920年代的繁荣、投机浪潮达到了最高点的话，那么，非1929年9月3日莫属。当然，这只是个被高高卷起并迅速坠落之前的最高点。

好吧，就让我们回到1929年9月3日这一天，开始仔细观察我们的周围吧。

2

1929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二，那是异常闷热的一天。灼热的阳光从缅因州的海岸一直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麦田，不依不饶地炙烤着大地。当然，其他地方并没有这么恶劣：在远西地区和南方，一直都气候宜人，温度适中。

因为前一天是劳动节（美国和加拿大的节日为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所以，当这个周末假日结束的时候，昨晚通向美国大城市的郊区公路简直就是一场拥堵的噩梦，满载着被晒得黝黑、热得难受的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的一辆辆汽车，一眼望不到头地排在公路上，一整夜都在朝着城里的方向一英寸接一英寸地缓慢爬行。最惨的是在新泽西通向纽约的公路上，交通已经彻底停滞了，以至于数以千计的人只能把他们的汽车停在了纽华克或霍伯肯，然后改乘地铁来结束这趟旅行，因为堵死的公路任凭他们等多久也到不了“荷兰隧道”。而这时候的火车站也是人满为患，不光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等着返回城里，那些集体来露营地的男孩女孩们也要回城里上学。噢！劳动节的交通还从未这样拥挤过，或者说，劳动节的旅行从未造成过如此大的集体不适感（毕竟，那会儿空调汽车还没有出现）。

然而，在你度过了一个如此炙热难熬的无风夜晚之后，9月3日星期二早晨一觉醒来，不幸的是报纸上的天气预报并没有给你带来丝毫的安慰。是的，你注定难逃这酷暑的煎熬，报纸上说：“今明两天晴天，气温依然居高不下。纽约的气温是华氏94.2度，波士顿97度，明尼阿波利斯94度，圣路易92度，芝加哥、底特律和堪萨斯城是90度。

吃过早餐后你来到大街上闲逛。这时候你见到的那些男人，看上去跟10年之后的男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脑袋上不戴帽子的人远没有后来那么多，但他们当中身着马甲、衣领笔挺的人的确比往后那些年里要多一些。同男人相比，女人在衣着打扮上却大有不同，很显然当时的时髦的体形是直上直下型的——无胸、无腰、无臀。就算在大街上偶尔还能看到少数几个女人的身型还算接近理想，但至少梅·韦斯特（Mae West）的曲线尚未造成全国性的影响。腰部——如果那也能叫作腰的话——跟臀部一样浑圆。裙子短到只比膝盖低

那么两三英寸，简直比她们在1939年之前想要一短再短的还要短（这时候最新款的晚礼服无背无袖，有嵌布片、三角布或拖到脚踝的垂饰，但礼服本身还是流行短款）。每件上衣当然都得是V型领，就连针织套衫也不例外。如果是在一个大冷天，你会看到每个女人都缩进她紧紧包裹的外套里，用力裹住自己。至于女人的帽子，与其说是礼帽还不如说是一个小头盔，它们总是刚好紧贴着后颈窝，非常严密地把脸围住，以至于从侧面看去，除了眼、鼻、口和下巴之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唯一的女性特征就是还有一两缕头发装饰着脸颊。那时候女人剪短发算是一种潮流，最被人们认可的样式是把后面的头发剪短，再把它拽向前面遮住耳朵。

如果你身居一座大城市，那么在商店购物者当中你兴许还能看到一两个赤裸背装的女人，以及几对穿长袜的大腿，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晒黑的皮肤。《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就此发表评论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崇拜太阳的年头……全世界都在追求晒黑之美。”然而，尽管正在流行晒黑，但却很难在人群中发现任何带颜色的指甲，显然这种时尚还没开始流行。

当你注意从身边疾驰而过的汽车时，会发现它们都是有棱有角的，那年头你是看不见流线型汽车的，只有水平线和垂直线。不仅车顶是方形的，后上方的角也几乎没有丝毫的圆滑；就连挡风玻璃也是垂直的，或者几乎是垂直的；噢，散热器的前部还是扁平垂直的。所谓汽车，它们还没有突起的或圆形的前端，也没有倾斜的后背，当然，更没有任何通风设备。

你走在任何一座大城市的中心区时，那震耳欲聋的打铆机声音会一直在你耳边此起彼伏，因为，佛罗里达繁荣虽然已经在1926年走向终结，而且郊区的发展势头也在1927年之后急速放缓，但是建设公寓大楼、特别是办公大楼的热情依然呈全速前进之势。你看到的那个正在大街上高高升起的钢梁网，就即将建成为一幢奢华的公寓大楼；而那个被屋顶遮蔽、蒸汽挖土机正狼吞虎咽的人行道，则是一幢摩天大楼的地基，建成后的摩天大楼将接纳经纪人事务所、信托投资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抵押债券的销售商。所以，打铆机声最喧闹的地方必定是大商业中心和富人居住区，它不可能出现在穷人区，因为那些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和操纵者，正是“柯立芝-胡佛繁荣”最后投机阶段的主要受益者。

在纽约，历史悠久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被推倒了，只是为了给帝国大厦（这一摩天大楼的终结者）腾出地方。此时，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已经让他手下的建筑师们为一个大中心区的开发画出了初步的平面图，在他的规划里，应该有一座新的歌剧院作为这个中心区的标志建筑（显然此刻的他还不知道，在未来歌剧会逐渐衰微，而他的巨大投资将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化身为一座“无线电之城”）。克莱斯勒大厦和其他几幢主要的摩天大楼依然耸立在纽约。而美国的其他大多数城市则正在竭尽全力效法纽约的疯狂，为的就是要让一幢幢钢铁与石头的纪念碑高耸入云，仿佛只有这些摩天大楼才能表现这个越来越野心勃勃，越来越充满自信的投机金融时代。

当你在街上继续信步前行的时候，一个吹着口哨的家伙从你身边经过，你听到他吹的曲子是《雨中曲》（*Singing in The Rain*），那时候，这首流行的曲子正和《流浪爱好者》（*Vagabond Lover*）以及《异教徒情歌》（*The Pagan Love Song*）在流行榜上一争高低。

到了电影院，正在大肆宣传阿尔·乔尔森主演的《以唱代说》（*Say It with Songs*）；热闹的是街对面的另一家电影院则在为《咱们的摩登少女》（*Our Modern Maidens*）做广告，主演是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不得不说，此时的她还正处在轻率冒失的人生阶段）和罗德·拉·罗克（Rod La Rocque）。再往前走一点，你还会看到《名媛双胞胎》（*Bulldog Drummond*）中的罗纳德·考尔曼（Ronald Colman）。这就是那部被宣传为考尔曼“第一部有声电影”的片子，这部电影证明了声音还没有和电影画面完美结合。因为即使在大城市里，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电影制片人们不得不辛苦地到处搜寻能够用声音表现角色的演员，尽管他们总是表现得差强人意。即便百老汇的舞台名角们纷纷移居好莱坞，制作人们依然在摄影棚里笨手笨脚地实验，这也难怪为什么有的影评人会把“有声电影”看作暴发户。在一些偏远地区，电影院屈服于时代的趋势，也给自己拉起电线、接上音响，这时电影院里发出的刺耳噪音确实令人听着难受。不仅演员荒唐可笑、口齿不清，还经常在“无声的连续镜头”之后，突然爆发出荒腔走板的歌唱。为此，吉尔伯特·塞尔迪斯

(Gilbert Seldes) 在一期《哈珀氏》(*Harper's*) 杂志上就如此评论道：“这就是有声电影吗？玻璃的叮当声，地板上的脚步声，手枪的射击声，以及洗牌的哗哗声，这些声音听上去为什么都差不多？”

然而，不管这种暴发户遭到多少讥讽，它还是正在稳定地改进。事实上，在现今这个工业技术进步神速、商业冒险大胆进取的时代，很多人已经开始不由得怀疑：电视是否很快就会取代有声电影的地位。我们从塞尔迪斯先生在一篇文章里的话就可以看出这些端倪：“我想最多在12~18个月之内，有声电影就不得不迎来家庭有声电影放映机的竞争……而在这之后的一年里，我们或许就可以拥有一种简单而且比较便宜的机器（如今正在完善），它带有一个小屏幕，可以摆放在家里收音机的旁边，从这个小屏幕里可以看到从一家中央电台放映的电影。”

其实，对于纽约的夜晚，舞台的魅力或许比电影更对你的口味。已经上演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街景》(*Street Scene*) 依然吸引众多观众，而那部对战争的可怕回忆《旅程的终点》(*Journey's End*) 也是如此，倘若你喜欢当时最流行的小说《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的话，那么你极有可能会更喜欢同名电影。同期上演的还有埃迪·坎特 (Eddie Cantor) 主演的《狂欢》(*Whoopie*)，噢，对了，你还可以在《抓住一切》(*Hold Everything*) 中见到伯特·拉尔 (Bert Lahr)。当然，如果你喜欢首映式的热闹场面，可以去参加音乐剧《甜蜜的艾德琳》(*Sweet Adeline*) 的首映礼，这部戏的上演也似乎预示着乡愁情怀正在重新向欢乐90年代的情感回归。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如果你不愿出门，更愿意安静地坐在家里听听广播的话，那么你可以听到菲达交响乐团、惠特曼的老金乐队、纯油乐队、或者是弗里德管弦乐队。这时候广播剧的技术还有待提高，而且你收听不到世界范围的广播，但是在无线电波里，以鲁迪·瓦利 (Rudy Valle) 领衔的低吟浅唱派歌手们正日渐流行。市场上还没有出现价格便宜的小收音机，当时一台收音机的平均价格竟然高达135美元，然而，人们依然竞相购买收音机，甚至不管它们的尺寸和大小，在这个繁荣的时期，已经有1200万美国家庭拥有了收音机。

3

接下来我们翻翻当天的报纸吧，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当时社会聚焦的热点。相信当时的人们也总会期待明天早晨报纸的通栏标题会说说今天的哪些事吧？

从1929年9月3日当天的报纸来看，除了持续翻滚的热浪和纯粹地方性的事件之外，最令人兴奋、也是最重要的事件无外乎就是英国首相的演说，一场高尔夫球比赛，以及两次航空事件。

当时的英国首相是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他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在1929年的国际关系中，国际联盟虽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上发表演说宣布，英美之间为限制海军军备而举行的谈判进展一切顺利，而且，全面协议近在眼前。他希望不久之后可以访问美国，以促成这一协议。（是的，他会来的，就在不久之后，麦克唐纳和胡佛总统将在胡佛的乡村营地附近、拉皮丹河边的一截圆木上坐下来交谈。）

1929年进行的这些谈判，是为了在一个尚没有希特勒的世界上达成一致——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出的长期努力中的一系列事件。此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共和国，并且也是国际联盟的成员；不那么苛刻的“杨格计划”即将取代原本向德国收取战争赔款的“道威斯计划”^①；法国这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依然占领着莱茵兰。日本这时候尚未侵入中国东北，更别说大举入侵中国了；同时，意大利也还没有入侵埃塞俄比亚；此时的西班牙还没有被内战撕得四分五裂；大多数美国人对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还一无所知，毕竟此时的他还只是一小撮吵吵闹闹的褐衫党人当中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首领。

尽管如此，整个国际社会还是掩藏着大量的紧张氛围。过去几年来，美国国内关注国际事务的学者们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预言将来必有一场大战，国民情绪也

^① “道威斯计划”是一战结束后协约国于1924年制定的德国赔款计划，计划委员会主席是美国银行家G·G·道威斯；1929年，德国以经济危机为借口，宣布无法执行“道威斯计划”，O·D·杨格担任主席制定了大大减轻德国负担的“杨格计划”。——译注

一度紧张。而此时此刻的国际社会也的确存在着战争隐患，首先，中俄之间就存在严重的战争威胁；墨索里尼也正做着他的帝国大梦；巴勒斯坦爆发了阿拉伯人的暴乱；在印度的英国人也被甘地搞得头疼不已。但总体来看，1919年在凡尔赛划定的界线表面上依然被遵守着，民主国家也依然傲视群雄。

其实，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9月3日的另一桩头版事件远比拉姆齐·麦克唐纳的演说更加令人兴奋，那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圆石滩举行的“全国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要知道举世无双的博比·琼斯（Bobby Jones）就在那里，即将在预选赛中与吉恩·霍曼斯（Gene Homans）一争高低。人们都在热切地关注琼斯是否会顺利地赢得第15次全美业余冠军。只可惜事实上他赢不了，第二天被约翰尼·古德曼（Jonny Goodman）击败，而接下来古德曼又会败在19岁的小将劳森·利特尔（Lawson Little）的手下。琼斯要到下一年才能够重振雄风，拿下英国业余赛和公开赛、美国业余赛和公开赛的冠军，成为四冠王！而在眼下，全国各地数百万人心中都在关心琼斯是否能赢的问题。琼斯之所以会引来这么多的关注，是因为高尔夫球作为一项商人的运动，当时正处于它的全盛期。雄心勃勃的经理人们经过多年的培养和熏陶，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穿着休闲灯笼裤消磨下午的时光，不仅得到了享乐，而且还为彼此提供了有益的商业联络。乡村俱乐部也正因为此而变得越来越富丽堂皇，花费也越来越昂贵，会员证也越来越值钱。

在两次头版航空事件中，有一件大喜事，还有一桩灾难。喜事属于伟大的德国飞船“齐柏林伯爵”号。在周游世界之后，“齐柏林伯爵”号如今正在回家的路上，它将从雷克赫斯特越过大西洋至腓特烈港。而在9月3日早晨，它已经成功地穿越了大西洋，据西班牙小镇上的一些观察者声称，他们看到“齐柏林伯爵”号漂浮在头顶上，在天空的映衬下，它的船舱被照得亮堂堂的。正是因为“齐柏林伯爵号”，人们才如此印象深刻地证实了轻航空器飞行的可能性，于是帝国大厦的设计者们甚至想在这幢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建一根系泊杆。是的，就在12月11日早晨，他们将以一句预言宣布他们的决定：“帝国公司的董事们深信，齐柏林飞艇将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条跨大西洋、跨大陆和跨太平洋的航线，甚至

很可能还有一条从纽约港到南美的航线。本着建筑要着眼于未来的理念，我们决定竖起这杆系泊塔。”

然而，发生在9月3日的那场空难与齐柏林伯爵号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比：跨大陆航运公司的一架飞机因为在新墨西哥州遭遇雷暴而坠毁，机上一共有8人丧生。毫无疑问，对于重航空器飞行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

噢，你可千万不要被“跨大陆”这个词给误导了。要知道在1929年的时候，东海岸和西海岸之间还没有空中客运服务。但是这年夏天，跨大陆航运公司通过聘请林德伯格（Lindbergh）上校为顾问，与宾夕法尼亚和圣达菲铁路公司合作，为乘客开创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服务：乘客可以乘夜班火车从纽约飞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然后到第二天白天再乘飞机从哥伦布市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威诺克市；当晚再乘另一趟夜班火车到达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市；然后继续乘飞机抵达西海岸。尽管这趟旅程看起来比较复杂，但在不允许夜间飞行的情况下，这项服务确实把纽约到洛杉矶的旅程缩短到了破纪录的48小时，在报纸的广告上，你可以看到莱昂内尔·巴里摩尔^①（Lionel Barrymore）正步履款款地从“空中快车”上走下来。然而，新航线开通的第一个夏天还没有结束，一架福特三引擎大飞机就坠毁在了新墨西哥州的泰勒山。对羽翼未丰的航运业来说，这次空难肯定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要知道自从1927年林德伯格成功不间断飞到巴黎之后，空中冒险家们便一次次大胆地越过大洋，飞机公司的股票因此一路飙升，邮政局在全国范围内空运邮件的计划也顺势实现了，尽管如此，美国的载人飞行看来还依然处在不可靠的危险幼年期。

你会在1929年9月3日的报纸上发现其他一些有趣的消息。比如，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加斯顿选出了一个陪审团，为的是审判16名罢工者（罪名是谋杀警察局长）。是的，1920年代偶尔还会有激烈的劳资冲突，尽管此时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成员数正在不断减少，工会主义声势尚弱，激进主义几乎也可以忽略不计，但产业工会联合会此时还尚未成立。你还将从报纸上看到，当时还不是海

^① 美国演员，参演作品有《生活多美好》、《盖世枭雄》等，凭借《自由魂》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译注

军上将的伯德（Byrd）中校，正在小亚美利加等待飞跃南极。在体育新闻里你会发现，棒球场上的顶级高手依然是贝比·鲁斯（Bobby Ruth），尽管他在9月3日当天并没有打出本垒打，但迄今为止，依然无人打破他那40个本垒打的记录，排在他后面的是吉米·福克斯（Jimmy Foxx）31个，卢·格里格（Lou Gehrig）是29个。最有希望在森林山赢得业余网球锦标赛冠军的是比尔·蒂尔登（Bill Tilden，这是他第7次赢得这一头衔），但是，他称霸江湖的时代也时日不多了（他的第7个冠军将是他的最后一个冠军），就像博比·琼斯和贝比·鲁斯一样。从报纸的社会专栏中，你还可以得知，自从在1928年的大选中被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打败之后，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Alfred E. Smith）已经在纽约灼热的人行道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于他将无法作为贵宾参加时髦的南安普敦市午宴。不过，如今史密斯正准备就任比总统更“高”的一个职位：帝国大厦公司总裁。

4

但是，1929年9月3日的报纸却找不到这个历史性的一天发生的事情，这是因为在9月3日凌晨，报纸已经印刷出版，所以在任何一条头版新闻里都不会出现大牛市达到顶点的新闻，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无论是对于头条新闻的作者，还是其他任何人，它都是不可能预见的未来。当然，金融记者有可能一直都在说，这一轮牛市狂热导致了“股票市场所创造的一连串新高记录中的又一次新高”，但谁都知道这是一句漫不经心的废话。在1929年9月3日，人们并没有让自己进入超常的疯狂状态，我们当中也没有人知道，全体美国人民正在跨越历史上最重大的分界点之一。此刻，前面的道路已经被迷雾所遮掩，而我们只能一厢情愿地想象着更加光明的前途。但事实上，我们脚下的道路即将急转直下。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样一幅场景，当我们在9月3日这天早晨走进一家经纪人事务所，那里早已经挤满了人，每一个座位都有人占着，一些男人还靠墙站着。即使是在午餐时刻，当商人们出去吃午饭的时候，门口都还挤满了一大群人。所

有人的眼睛都紧盯着显示屏，上面一直在滚动着没完没了的字母和数字——那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销售记录。而股票行情收录器也似乎总是跟不上当天的交易，因为交易量实在太大了，但对1929年来说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几乎每天的成交总量都可能高达450万股。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这间屋子里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以保证金购买股票的；而在整个美国，大概有100万人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即用借来的钱投机，同时还有几百万人满怀希望地盯着每天的市价波动。正是因为这些投机借款的融资，才把大量的信用吸入了股票市场；可谁想得到，如此大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应，以至于今天付给经纪人的贷款利率已经高达9%。

既然到了经纪人事务所，如果你能看懂显示屏上那些一晃而过的各种符号，你就会注意到它们所记录的价格变化趋势。当时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正在向261.75美元逼近，美国电话公司是302美元，安纳康达铜业公司是130.875美元，通用电气公司是395美元，而通用汽车公司是71.875美元，美国无线电公司（因为最近把它的股票一分为四）按新基数的报价是99美元（如果按老基数则是495美元）。你是否觉得这些价格已经高得有些荒谬了？然而在这间屋子里的大多数人看来，这可一点也不荒谬。因为在这些日子里，只要是在有钱人聚集的地方，无论是在办公室，郊区餐车里、市区午餐桌旁，还是在乡村俱乐部的衣帽间里，你总是会听到这样的谈话，“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头等股票真是令人眼花缭乱，乔治·F·贝克（George F. Baker）决不会卖掉任何东西，相信我，在美国如果你是一头‘牛’的话，就不会出什么大错”；或者是“一旦这些新的投资信托公司从市场上拿到最好的股票，趁着还能买到，你最好立马买下它们”；或者是“什么，你觉得价格太高？看看蓝山公司刚刚宣布自己打算出的价钱吧！那帮家伙可是比谁都清楚知道自己在干嘛”；或者是“我跟你们说，华尔街最牛的人物之一昨天告诉我，他正期待着看到通用电气冲上1 000美元”；又或者“我告诉你，通用电气的债券和股票在183美元这个价位上简直就是便宜透顶，你只要想想通用事业公司的本事就知道了。”

如果你以为仅仅是在富人扎堆的地方能听到人们讨论股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些大牛市的日子，看门人已经把他们一生的积蓄交给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不

着调的牛仔们也在美国制罐公司开了保证金账户，保姆刚刚通过经纪人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这个时期，关于股市的谈话发生在任何一个晚餐会上，任何一趟有轨电车、通勤火车上，无论是在加油站的员工当中，还是在自助食堂用餐的记账员当中，我们都能反反复复地听到。那些关于大赢家的故事，关于用傻瓜方法来预测股市的猜测，或者是关于帕卡德（Packard）当前收入的闲言碎语，已经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一般说来，无论是在哪个时代，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往往都表现得非常反叛。然而在1929年的时候，他们是否顽强反抗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投机疯狂这一主旋律呢？事实上这样做的年轻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好吧，就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确实对美国商业和美国商人侧目而视，但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商人都是一心向钱看的粗人。对于1929年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天国不是莫斯科，而是蒙帕纳斯；他们信仰的上帝既不是激进的经济学家，也不是那些描写无产阶级反抗的小说家，而是普鲁斯特、荣格、门肯、塞尚、海明威（一个当之无愧的语言简练、理想幻灭的左岸派作家），以及艾略特。

身处芝加哥的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如今可谓春风得意，没有人质疑他正处在其事业的巅峰时刻。英萨尔公用事业投资公司的股票在9月3日这一天达到了每股115美元的天价，你能相信这批股票在几个月前交到他手上时的价格还不到每股8美元吗？现在，英萨尔正准备控制另一家超级公司，并踌躇满志地准备见证市民歌剧团在他所提供的那幢巨型大楼里举办第一个演出季。而在克里夫兰，此刻最风光的人物当属铁路奇人范·斯沃林根（Van Sweringen）兄弟，因为如今整个克里夫兰有远见的人都把自己的全部赌本压在了他们兄弟的身上，这两个人在短时间内层层叠叠地堆起了如此多的控股公司，以至于现今他们手上已经控制了6家铁路公司，并且正在获得第7家公司的控制权。在底特律，一些大银行家和汽车公司的经理人正在讨论如何把密歇根州的众多银行整合为一个庞大集团的行动。在太平洋海岸，阿马德奥·贾尼尼（Amadeo Giannini）的美洲银行眼下正在引起一场金融轰动，这家崛起的银行，正在计划吞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业务——如果它不是打算控制美国银行业的很大的一部分的话。而来自纽约的花旗